

金序

金濤

張之傑兄的小說《赤崁行》，我是一口氣看完的。雖然明知小說是虛構的，而且講述的又是三百多年前發生的故事，無論從時間和空間都離今天的現實十分遙遠，可是我還是饒有興趣地把它讀完，我想這裡面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原因。

首先，誠如作者在自序中交代的：「《赤崁行》的故事發生在順治六年四月初八（一六四九年五月十八日）至七月二十五日（九月一日）」，把小說發生的時間說得如此具體，在行文中又不厭其煩地刻意挑明，這在文學作品中是不多見的。作者雖說是因為順治六年史料較少，編造故事的自由度較高，但是在我看來，透過這些時間符號，作者反覆強調了發生在這一特定歷史背景下的政治氛圍。

順治六年，對於故事發生地的台灣，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：一方面，荷蘭人於一六四二年擊敗西班牙人佔領台灣全境，在台灣南部建成熱蘭遮城（台灣城）和普羅門遮城（赤崁城）。另一方面，順治三年，效忠南明朝廷、稱雄福建的鄭芝龍，轉而向清朝舉起白旗。同年，鄭成功以鼓浪嶼為基地，高舉反清義旗，迅速崛起為東南最大的一支反清勢力。

這時台灣的郭懷一也密謀驅逐荷蘭人，正在緊鑼密鼓八方聯絡之中。一時間，台灣海峽兩岸風起雲湧，波譎雲詭，正所謂國破家亡江山易主，改朝換代人心思變，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充滿變數、各種矛盾異常尖銳的特殊時期。

作者將小說的背景框定在這個時期，讓各種人物充分表演，展示人性中最隱蔽的內心世界，確實頗具深意，這也為小說情節的鋪墊、人物性格的刻劃，各種矛盾的衝突，搭建了一個偌大的舞台。

依我之淺見，《赤崁行》所以引人入勝，欲罷不能，正是歷史的切入點選擇得當，因而多條線索相互交織，錯綜複雜，卻又彼此勾連，環環相扣，從而為情節的展開埋下了一個個伏筆。

《赤崁行》的一個顯著特色，是作者在史料的鉤沈梳理上下了很大功夫。作為歷史小說，儘管它的前提是小說，虛構和想像成分無異於所有的小說，是少不了的，但是歷史小說又必須尊重歷史。這裡所說的尊重歷史，我的理解是要遵循最基本的歷史事實，在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上容不得張冠李戴，胡編亂造，顛倒黑白，是非不分，這也是歷史小說與時下「戲說」歷史的影視作品的巨大分野。在這方面，之傑兄一以貫之的一絲不苟、治學嚴謹的作風，也在他的文學創作中充分地表現出來，對歷史小說的創作開了好的風氣。這是值得一提的。

《赤崁行》寫的是大時代小人物的故事：順治六年，漳州詔安萬門結義弟兄即將投靠國姓爺，派武藝高強的老么萬大明，隻身赴台，執行一項秘密任務，即

尋找當年海盜埋在打狗山的黃金窖藏，作為投靠鄭成功的見面禮。萬大明到台灣後，一波三折，先是因邂逅荷蘭牧師女兒安娜，遭荷蘭軍官丹克爾上尉忌恨，身陷囹圄，又遭暗算；後因萬門出現叛徒，遂遭滿清派來的刺客的狙殺。幸賴安娜姑娘和大結首郭懷一、大俠病尉遲的協助，始免於難。

小說圍繞萬大明的際遇，刻劃了一個個性格鮮明的人物，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安娜姑娘，沈穩仗義、深謀遠慮的郭懷一，身懷絕技、隱姓埋名的大俠「病尉遲」周道存，「身在曹營心在漢」的通譯何斌……這些在時代大潮中各有追求的人物，都以自己的方式為萬大明伸出正義的援手。

然而在經歷了心靈震撼之後，一腔熱血的萬大明卻改變初衷，小說的結尾是萬大明放棄投奔鄭成功的打算，決定遠颺海外。萬大明出人意料的人生決擇，也許正折射出國破家亡之際，仁人志士面對殘酷現實的精神苦悶，這也是逃避現實的無奈之舉。從某種意義上，這個結局也是富有象徵意義的。

不過，我也不太滿足，這個故事的結尾似乎收得太快太突然了。這也是我對小說整體的印象。也許是過分追求「本書採單線發展，以繫日方式，寫萬大明來台後的際遇和心理轉折」，反而束縛了小說情節的縱橫挖掘，以致難於對許多有趣的人物和故事的進一步豐滿，這當然是我的一孔之見。

總之，《赤崁行》是一部成功的歷史小說（不是武俠小說），它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是值得肯定的。

（二〇〇六年六月十一日於北京）